

少年有才，中年有趣，
老年洒脱，这是多少人梦寐
以求的事，却少有人能做到

“最不佩服”的是蔡澜

□叶开

香港“四大才子”，我最不佩服的是蔡澜先生。最佩服的自然是金庸先生；其次黄霑先生，再次倪匡先生。蔡澜先生排在末位，我很感抱歉。

吃喝这件事情虽然重要，但我总觉得没必要吆喝那么大声。我也爱吃，也喜欢逛菜场，更愿意自己下厨，但要把吃喝做成事业，天天吆喝，总觉得不忍。

蔡澜先生过去去很多地方，吃过很多美食，他说什么好，什么不好，你没法反驳，只能接受。他有丰富的经验，敏锐的感受，还有优美的文字表达。所以他写的总有些道理，而且越老越有道理。

没有人敢反驳他的丰富、博学和权威，因此他就成了“食神”。他说猪油好，比橄榄油好；他说猪油泡饭美味，比什么都好吃。没什么人反驳，因为他是权威。

当年上海新闻路有家粗菜馆，打着蔡澜先生的名头，颇为风光。我和太太慕名而去，点了猪油拌饭、炭烧颈肉和炒猪杂等蔡澜先生主推的名品。之后，

没再去。为何？徒有其名，而无其实。

猪油拌饭用泰国香米，错得离谱。作为雷州半岛土著，我是从小吃猪油拌饭长大的。但关键是，拌粗米和糙米。何也？粗米糙米很粗糙，猪油的润就起了奇妙。五常大米或泰国香米，本来就有油，就润，径尝可也，何必猪油以拌之？

炭烧猪颈肉而非后腿瘦肉，取其肉质鲜嫩，汁水滋润，腌制烧烤后，入口回味丰富，裹裹不绝，而且，必须有木炭之味。炭烤而无炭焦味，大失意趣矣。又不滋润，叫啥名菜？

最失望的是炒猪杂，碎而不杂，还混了猪耳朵！先要定义一下什么是猪杂。在广东人眼中，猪杂就是猪内脏。内脏又分上水和下水。有人说没有上水，只有下水；但广东人犟，非要分个上下。概言之，猪舌、猪肺、猪心都是上水；猪肝、猪肚、猪腰、猪大肠、猪小肠、猪小肚，乃下水是也。炒猪杂，即炒下水。加少许上水亦可，几片猪

舌，略微猪心，万不可加猪耳朵。要是加猪头肉，就太可恶了。我曾经有机会炒一盘猪杂，请蔡澜先生尝一下。粗菜馆的菜品问题，怕不是蔡澜先生的错，而是管理者执行偏差。

二十多年前，在上海菜场很难找到下水。我那时很疑惑：下水呢？哪里去了？而在广州，就很好找下水了。因此，原料最重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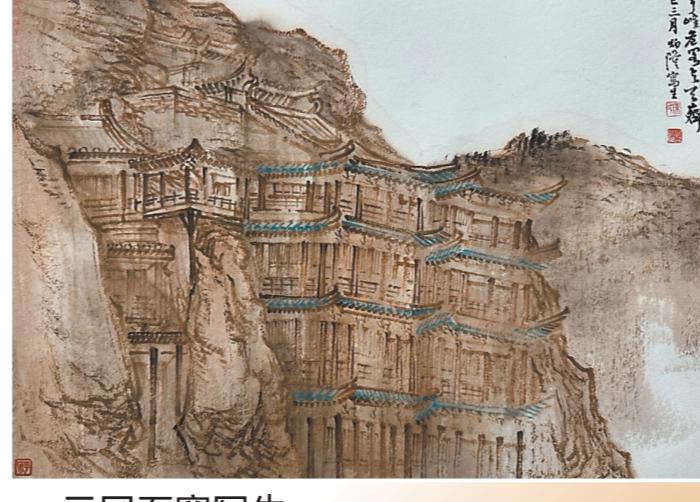
人们怀念蔡澜先生，大概是因为他有趣。他又很洒脱，后来

要有点饿感，逛菜场也要有点饿感。这个道理可以上升到哲学，属于蔡澜先生的智慧，真的非常有趣。但他出生于新加坡，成长于香港，家境一直不错，恐怕并没有什么肚子经验吧。

人们怀念蔡澜先生，大概是因为他有趣。他又很洒脱，后来

直接搬到酒店住了。少年有才，中年有趣，老年洒脱，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，却少有人能做到。而蔡澜先生做到了，他被崇拜是有道理的。

不过，猪油拌饭一定要用粗米和糙米，敲黑板！敲黑板！！敲黑板！！



云冈石窟写生(中国画) □陈灼恺

□卞毓方

有诗人公刘手书“冈村宁次并未死”的警句。

在飞虎队纪念馆，我看见一张老照片——美军通讯兵约瑟夫·德在1945年拍下插白旗的日军车辆。2014年，白发苍苍的他将底片送回芷江，轻声说：“它们属于这里。”馆藏五千余件文物中，五分之一来自美国民间捐赠。

陈纳德将军的遗孀陈香梅也曾重返芷江，题诗一首：“春暖三湘杜鹃红，铁鸟飞来展雄风。”这份跨越太平洋的情谊，正如机场旧址上的蒲公英，随风飘散，又年年重生。

返程途中，山雨再度淅沥。老陈忽然刹车，指着峭壁上的几株映山红：“那是从焦土里长出来的。”

山色的花瓣被雨水洗涤，泛出金属般的冷光。我回望雨雾中的雪峰山，蒸腾的云气正聚成一道洁白长虹。那或许是无数未被安葬的忠魂，终于寻得通往天堂的归路。

界评价很好。后来他担任韩师教务处副处长、校长和韩师副校长，公务拖累了他的研究，专论文并不算很多。但每次假期到他家喝茶，客厅沙发和茶几上摆满了文学方面的书。“平常时间都被工作占满，假期便如饥似渴地补课。”黄老师总是这样说我，我知道，他并非只将文学作为工作，而是发自内心地热爱，并由此建立一种人文教育的理念和信仰。黄老师虽不写诗，却热爱诗歌，相信大学必须建设诗性校园。韩山师院二十多年来的诗歌教育，跟他理念和实际支撑分不开。

黄老师也是潮州市作协第四届理事会主席，他在潮州文学界拥有极高的声望。潮州老作家陈海阳和我聊天，最常谈到便是黄景忠老师。海阳叔是老牛仔，桀骜不驯、卓尔不群，他是挑剔的，必是专业和人品双一流才能人他法眼。

在黄老师手下做事，最感愉快的是他的平易和体贴。我们要搞活动，只要提出，他无不支持，无不尽心。活动现场，他甚至会帮忙搬椅子。

20世纪80年代远去，但在精神上哺养了一大批人，黄景忠老师即是其一。这种影响使他对生命的诗与思有很多思考。他倾受海德格尔影响，相信生命应去蔽，追求本真。这些在他不仅是知识，也是真切的实践。

2020年，我从韩师调到福师大。临别时，韩师文学院为我开了一次欢送会。黄老师在会上说，当我告诉他要调离，他支持，但内心难过！这是真情之言，令我感动至今。黄老师是精神上影响我，让我感到亲近，并常常惦念的人！没想到，认识黄老师，忽忽二十六年，他将退休！其实是退到一种他更怡然泰然的读书生活中去。祝福黄老师！

他颇受海德格尔影响，相信“人的天职在于还乡”，相信生命应去蔽，追求本真

E-mail:hdzp@ycwb.com

□陈培浩

1999年夏天，我被录取到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。9月开学，一个人到学校报到。有一天，在西区门口的韩江边，一段稍微上坡的路上，邂逅了一个清瘦的背影，用力蹬着自行车。整齐的头发，朴素的衬衣，西裤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穿着。我不认识他，却被他蹬车上坡的凝神贯注所打动。那个背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后来系里开会上课，我才知道，那天看到的背影，是他——黄景忠老师，当时的中文系副主任。

学生中流传着诸多黄景忠老师的传说。中文系教师有“四大才子”之说，黄老师当然置身其中。大二时，黄老师给我们上当代文学史。他的普通话虽有潮汕方言，但比很多老先生已好太多，清晰、自然，每一个字都从心底流淌出来。他授课时，自己也沉浸其中，但这种沉浸并非激情和表演，更像絮语，徐徐展开，音量不高，抽丝剥茧、层层深入，启人心智、引人入胜。所以，风神才是一节文学课的核心，这是今天许多精心录制的课中所没有的。

大三时，师弟程增寿任韩山诗社社长，兴冲冲搞诗赛。一天，他发愁了，找哪些老师担任评委。黄景忠老师当然是新诗组评委的最佳人选，可是，“我不认识黄老师呀！”因上过黄老师的课，我有一种没由来的自信，我坚信黄老师一定会答应！我说，我陪你去找黄老师。我们刚表达了来意，正说着一堆客套话的时候，黄老师一口答应下来，说：“工作再忙，如果想做，当然能抽出时间来。”这个回答让我们回味了很多年。

黄老师是文学评论家，他的文章敏锐清通，陈言务去，和他说话一个风格。他出版过《潮汕新文学史稿》等著作，学

1945年8月21日下午四点，
今井武夫在此低头交出佩刀

青山白虹

雪峰山的雨，是墨绿色的。当云层自武陵山脉那端翻卷而来，整座山宛如洇开的宣纸，连鸟鸣都裹着湿润的水汽。我站在鹰嘴崖远眺，十七峰如凝固的浪头，层层叠叠，涌向天际。

雨过日出，溪涧在乱石间撕开银亮的豁口。野栗树的影子投在水面，碎成点点铜钱般的阳光。1935年的秋风正是沿着这条涧水，把红二、六军团的军号声吹进了溆浦城。一篇旧资料写道：城隍庙的老庙祝记得那个霜晨，露水将青石板沁得如同凉玉，城门口忽然涌进一队着灰蓝衣衫的队伍。洒坊的阿炳刚揭开蒸高粱的杉木桶，便被炊事班借走了全部粮袋；药铺掌柜往他们的竹篓里塞三七时，瞥见队尾有张姓娃脸，个头还没枪杆高。

我登上万寿宫的戏台。贺龙将军曾在此演讲，飞檐上的脊兽

见证了那一张张红军传单的散发。后殿斑驳砖墙上，至今依稀可辨“打土豪分田地”的标语。当三千青壮年跟随那面弹痕累累的军旗出发，裁缝铺的周娘子连夜缝制七十二双布鞋，每双鞋底都印着“平安”二字。

1945年春，鲜花开遍原野。彼时，侵华日军总部似已嗅到末日的气息，如困兽之狂吼，目光锁定了雪峰山深处的芷江机场。他们妄图摧毁美军第十四航空队，切断中国的抗战血脉，甚至图谋翻越雪峰，直取战时首都重庆，一举“定鼎”。

龙潭镇，名字里便藏着雷鸣与神话，传说雪峰山中有蛟龙盘踞，每逢春雷乍响，山洞激流便如龙形直冲九天。而这块被龙气浸润的土地，在20世纪的硝烟中，凝结出另一种永恒。1945年暮春，日军铁蹄踏碎湘西的云雾，却不

知已闯入东方巨龙的逆鳞之地。

弓形山松涛回荡着金属的余响。七十四军五十军将士将血肉铸进青山界每一寸岩层。鹰形山二十八昼夜的拉锯中，敢死队员的呐喊与飞虎队战机的轰鸣交织。那些绑着手榴弹跃出战壕的身影，宛如传说中御风而行的龙族后裔。在张氏宗祠的弹痕砖上，在倭寇墓冰冷的石碑前，时光定格着这一刻：七百忠魂，化作雪峰山新的脊梁；两千侵略者的骸骨，成了巨龙爪下的尘土。

龙潭战役纪念馆中，一只玻璃柜陈列着半块焦黑的怀表。讲解员说，这是王振亚连长殉国后的遗物，弹片卡在齿轮之间，时间永远停在了1945年5月7日的黄昏。

那是侵华日军发动的最后一场大规模进攻，终以全军覆没而告终。也正因如此，芷江，成为了胜利的见证地。

午后，我站在七里桥畔，凝视“血”字形的芷江受降坊。青灰石坊在夏日阳光下泛着冷光，坊额上“受降坊”三字笔锋如刀。

1945年8月21日，日本投降代表

今井武夫在此交出兵力分布图，

签下投降备忘录的第一笔。

受降堂是一座鱼鳞板木屋，

一张九屉办公桌陈列屋内，抽屉

面板上烙有“参加受降典礼纪念”

字样。1945年8月21日下午四点，今井武夫在此低头交出佩刀。中方代表萧毅甫未发一言，只将备忘录推至其前。整个会场，唯有钢笔在桌上签字的沙沙声响，沉默，比炮火更震耳欲聋。

一位美国记者拍下了受降后的芷江街头：百姓拆下门板铺路，让凯旋的将士不沾一脚泥泞。曾几何时，受降坊与巴黎凯旋门、柏林勃兰登堡门等并称“世界六大凯旋门”。坊右赤岩石刻仍在，上

2025年7月10日/星期四/经济新闻部主编/责编 李卉 / 美编 刘栩 / 校对 林霄

财经·视野 A10

高校暑期扎堆装空调

“夏日续命神器”为何还未普及？

高温持续 高校宿舍装空调呼声四起

今年6月23日以来，东北地区35℃以上高温区域不断扩大。

楼道打地铺、躺在水池中“降温”、周边洗浴中心爆满……因宿舍未安装空调，东北多所高校学生只能采取花式避暑方法，以应对罕见的高温。无空调因此也被戏称为部分东北高校的“招生减章”，影响准大学生的志愿选择。

与此形成对比的是，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招生视频中高调晒出“满屏”空调，宣布学生公寓实现空调全覆盖。东北大学在招生中也高调宣称“有空调”，于2024年已完成17栋学生宿舍9600余台空调机的安装工作，实现寝室空调全覆盖。

6月刚到，大连理工大学宣布学生公寓第一批近10000台空调已经安装完毕，今年夏天将分批逐步实现现有学生公寓空调全覆盖。大连海事大学则于近期发布公告，拟在公共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安装空调，投资估算约1200万元。进入7月，高温陆续覆盖华北南部、黄淮至江南、华南大片区域，且强度加强。不要为学生宿舍装空调的问题，同样摆在了中东部高校的面前。

美的空调相关负责人也表示，近期美的已完成对多所高校的空调供货和安装，如塔里木大学、东北大学、宝鸡文理学院等。



难在哪儿 成本高、设施旧都是“堵点”

情况。

海尔空调工程类业务相关负责人也证实了这一点：“高校倾向于节能型产品，以降低长期使用的成本和能耗。”

他提到，高校对安装和交付时间要求也很高，暑期窗口期仅40-60天，需同步调动上千台空调设备的安装和调试，对空调企业的生产制造、供应链和安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上述负责人还表示，企业的工程和服务能力是高校竞标中的核心权重项，高校普遍存在建筑老旧、电路负载不足的问题，有些会要求同步承担线缆改造。

实际上，高校安装空调的成本之所以较高，正是由于一些高校基础设施老化，需进行电路改造。

此前，吉林大学学生在宿舍楼里支帐篷过夜的视频引发关注，该校招生办回应媒体称，

区域“爆单”企业组织安装师傅异地支援

第26周(6月23日-29日)的空调销量数据，东北地区的增长尤为明显，黑龙江同比增长超800%，吉林同比增长超120%，形成短期高爆发的特征。

从价格段来看，则呈现“两头走”的分化趋势，以黑龙江为例，1800元以下、3500元以上的份额增长比较明显。“这说明在这轮消费中，有部分当地消费者关心的是空调的基础功能，价格是首要因素，也有部分追求新风、智能等功能属性，注重生活品质的提升。”

大量订单扑面而来，各大空调企业纷纷采取措施保障空调安装，造就了安装师傅组团异地支援的别样景象。

在黑龙江和吉林，美的空调销量近期增长高达356%。5月1日至7月6日，美的空调安装量同比上升37.09%，近期单日最高安装量达到了罕见的24.5万套。面对安装“爆单”，美的组织了来自沈阳、济南、郑州、石家庄、西安的超150组跨区域服务工程师，奔赴黑龙江、吉林地区开展异地安装支援工作。

无独偶，小米集团副总裁王晓雁公开表示，自6月24日东北、内蒙古地区持续高温以来，小米空调销量最高达去年同期的20倍。面对罕见热浪，小米已从全国抽调安装工程师驰援两地，全力保障用户及时安装需求。